



0008960



朱德的故事

益山

解放军出版社

朱 德 的 故 事

奚益山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朱 德 的 故 事

奚益山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65千字
1985年8月第一版1985年8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 10185·66 定价: 1.40元

目 录

一、琳琅山下.....	(1)
二、求索.....	(15)
三、前驱.....	(27)
四、到马克思的故乡去.....	(43)
五、红色堡垒.....	(53)
六、南昌黎明前.....	(65)
七、会昌城边.....	(76)
八、存亡绝续的时刻.....	(84)
九、湘南烈火.....	(97)
十、激流入海.....	(109)
十一、龙源口大捷.....	(118)
十二、温暖如春.....	(128)
十三、粮和盐.....	(138)
十四、严峻的历程.....	(154)
十五、在困难面前.....	(160)
十六、情满高原.....	(168)
十七、向着陕北，前进！.....	(177)
十八、烽火初红.....	(86)
十九、法宝.....	(195)
二十、井.....	(205)
二十一、出太行.....	(214)
二十二、南泥湾的篝火.....	(225)
二十三、人民的光荣.....	(239)

一、琳琅山下

四川省仪陇县城北，耸立着一座古朴的宝塔。多年来，它栉风沐雨，饱经沧桑，就象一个忠实的卫兵，默默地守护着这片绿色的土地，深情地注视着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不息、顽强奋斗的人民。当轻风摇动古塔飞檐上的悬铃，悠悠铃声，宛若卫兵在吟唱。

这是一八八六年的冬天。

从古塔往西北，沿山路走出六、七十里，有个小小的商镇，名叫马鞍场。马鞍场西南，绵亘着一片起伏跌宕的丘陵。这些浓荫覆盖的丘陵，象碧海的波涛簇拥着一座峻峭的高山——琳琅山。

琳琅山松青柏翠，四季葱茏，山下一湖绿水映衬蓝天。紧靠西山脚，有一座陈旧的院落，人们管它叫琳琅寨。这是当地大地主丁阎王的房产。眼下，这座宅院里住着佃户朱邦俊一家十三口人。

朱家从广东韶关迁到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七代了。七代人面朝黄土背朝天，苦煎苦熬至今，除了双手老茧，两肩死肉疙瘩之外，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垌，不得不依靠租佃丁阎王的二十亩土地和押借这座宅院里的几间破房屋安身度命。

进院靠左手，有一间十尺见方、一探头高的木板房，四

壁没有窗棂，就是晴天白日，里面也是黑洞洞的。这原是丁阎王的谷仓。现在，朱邦俊的二儿子朱世林与妻子钟氏，带着三个孩子便住在这间仓房里。

农历十一月三十日，是个少有的寒冷天。

凛冽的北风，裹着茅草和竹梢，肆虐地摇撼着琳琅寨的破旧木门。木门被风吹开了，正在院角灶塘边烧火做饭的钟氏起身去关门，刚走到院子中央，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腹痛和昏眩。她知道自己已经临产，急忙回到仓房。

……杂粮掺和野菜、红薯熬的菜饭，依然在锅里翻腾，满院子弥漫着苦涩难闻的气味。

朱家的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吃饭。女人们进进出出地忙碌着；收工回来的男人们伫立在院子里，眼望仓房，焦虑地期待着……

一个把小时之后，朱德就在这间狭窄昏暗的仓房里诞生了。当这颗生命来到人世间时，他呼吸的第一口空气里就充满了苦涩的野菜味儿，他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一片黑暗。

朱德出生后，取名叫代珍。当时，全家除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大伯朱世连、大伯母刘氏、三叔朱世和、三婶鲜氏、老叔朱世禄和大哥代历、二哥代凤、姐姐秋香以及堂兄代顺。大伯父无儿无女。于是，由爷爷作主把朱德过继给了大伯父。

在这满堂堂的一大家人里，朱德顶喜欢的是妈妈。妈妈可不象爸爸那样脾气暴躁，她总是那样和蔼可亲，有时还给朱德讲牛郎织女的故事。不过，这样的時候太少了，她每天总是手脚不停地忙啊忙，挑水做饭啦，担粪种菜啦，喂猪养蚕啦，纺棉缝衣啦……干完一样又拾起一样，好象她那高

大健壮的身体里蕴藏着使不完的劲儿。

琳琅山上的石榴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妈妈给朱德又“领”来了两个小弟弟——代炳和代君。五岁的朱德觉着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只要妈妈下田，他便悄悄跟了去帮她干活儿。

春天里，他和妈妈在田里拔草，看见丁阎王带着老婆孩子，坐着轿子，趾高气扬地从大路上经过，他好奇地问妈妈：“丁阎王去做啥子？”

妈妈抬头瞅了瞅，回答说：“去赶庙会。”

“赶庙会做啥子？”朱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烧香拜佛呗。”妈妈一面埋头拔草一面说。

朱德还是不懂：“烧香拜佛做啥子？”

妈妈被儿子问住了，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闲得难受呵。”

朱德眨着眼睛想，妈妈成天这么累，为啥还有闲得难受的人？他们为啥不来拔拔草呢？

夏天到了，爸爸和叔伯们要用滑杆送丁阎王一家到琳琅山上的“丁家花园”避暑。妈妈灌了一竹筒开水，叫朱德提着给爸爸他们路上喝。朱德看见爸爸他们抬着滑竿，黝黑的赤背上，汗水不停地往下淌。可是，比母猪还胖的丁阎王懒洋洋地坐在滑杆上，搂着他那个跛腿的宝贝儿子，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不住嘴地嚷：

“你们就这么给我磨蹭吧，磨蹭吧，……哼！”

丁跛子这个小混帐，听他老子一吆喝，马上挥动手里的长柳条，不停地往爸爸背上抽打。

朱德气坏了，把头上的小发辫一甩，攥着小拳头喊起

来：“丁跛子，不许你打我爸爸！”

“打了，你能怎么样？”丁跛子翘着下巴颏儿，得意洋洋地说。

朱德想上去夺下他手里的柳条，没想到爸爸突然回过头来，把眼睛一瞪，喝斥说：“你找死呀？还不给我滚回家！”

朱德委屈地哭了起来。他把竹筒一扔，赌气跑回家。妈妈问明缘由，接着他说：“好孩子，别哭了，爸爸是怕你吃亏呀。”真的，到了晚上，爸爸拖着沉重的双腿一进门，就把朱德紧紧地搂在怀里。朱德不明白，爸爸怎么也哭了呢？他为啥要怕丁跛子呢？

秋收了，朱德跟着叔伯们把白花花的大米送到丁家大院的谷仓里。回来后，一家人却围着半碗咸盐水，捏着苦涩难咽的菜团团沾着吃。

到了冬天，爷爷把妈妈喂养了一年的大肥猪赶进丁家大院，回来时唉声叹气，眼泪汪汪。

……这一年，生活的犁耜在朱德年幼的心田里，播种下多少颗疑问和仇恨的种子呀！他觉得丁阎王比吸入血的蚂蝗还可恶，要是没有他，琳琅山下的穷人保准儿要比现在过得好。

转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朱德跟着爷爷来到屋后山坡上，选了块地方，垫上土，栽了一窝竹子。正巧丁阎王蹒跚早经过这里。他头戴瓜皮疙瘩帽，身着长袍，外罩一件亮闪闪的黑缎马褂，手里托着鸟笼子，屁股后面跟着一个绰号叫“黄脸猴”的狗腿子。两人气咻咻地走过来。丁阎王脸一沉，冲爷爷说：

“谁叫你在这儿栽竹子？”

“我想……”

爷爷陪着笑脸，还没说下去，丁阎王便瞪起眼说：“你想？你想怎么就怎么，行吗？这是丁家的地界！……快点，把竹子都给我拔掉。”

爷爷分辩说：“这怎么是你丁家的地界……”

丁阎王不耐烦地朝“黄脸猴”一咧嘴，这条“狗”立刻窜上来，一把将爷爷推了个趔趄，接着把栽种的竹子全部拔掉了。

耿直的朱邦俊老汉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他瞪着扬长而去的丁阎王，心想：“畜牲，我非到衙门去告你不可！”

爷爷真的去衙门讲公平了。不用问，这场官司朱家打输了。不但竹子没栽成，还忍气吞声给丁阎王赔了礼。从此，丁阎王更加刁难朱家，一再给朱邦俊的房、地加租加押，并且规定所有押金要在年底纳清。

一天晚上，朱德看见爸爸和叔伯围着爷爷，在堂屋商量什么。先是听见爷爷说：“咱朱家总这么受气不行，得想办法出息个孩子支撑门户啊！”又听大伯说：“代珍那孩子勤快伶俐，说不定将来有出息……”

朱德虽然不清楚大人商量的是啥事，但感觉出了好象跟自己有关系。

果然，过了几天，妈妈把朱德唤到跟前——朱德还从没见过妈妈这么高兴过呢——她拿出一个旧布缝成的书包让朱德背在身上，笑着说：“珍儿，今天叫你到丁家花园私塾去读书，安逸不？”

朱德一听，拍着手跳起来。可是，过了一会他又鼓着嘴低声说：“我不去。”

“怎么啦？”妈妈问。

“丁家人歪狗恶，我不愿跟丁跛子在一块儿。”

妈妈叹了口气，说：“为供你念书，全家东挪西借才凑了这点钱，还不知爷爷给丁家说了多少好话。咱去念书，是为学本事，给穷人争气。他家人歪狗恶，才不理它哩。好孩子，听话……”

朱德去上学了。

先生是个姓丁的秀才。行过叩头礼之后，丁秀才让朱德坐到最后一排座位上，然后向学生们介绍朱德的名字。

这时，学生里有个尖嗓门喊道：“我知道，他姓朱，就是母猪那个‘猪’。”

丁秀才本想喝斥这个捣乱的学生，但他一见是坐在头一排的丁跛子，口气立刻软了一半：“不许乱说。”

丁跛子哪把先生放在眼里，还嘴道：“不是母猪的‘猪’，还能是水牛的‘牛’？嘻嘻。”

学生们“哄”的一声笑起来。

朱德气得胸脯一鼓一鼓的，真想冲过去用拳头狠狠地教训一顿丁跛子。但他想到妈妈的嘱咐，只好咽下了这口气。

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有一回，朱德上学前帮家里拾柴，没来得及吃饭，妈妈让他带了一个烤红薯。到了学堂，丁跛子一瘸一拐地走过来，盯着朱德鼓鼓囊囊的口袋，左瞧瞧，右看看，鼓着眼说：

“没错，你准是偷了我家的梨！”

朱德睨了他一眼，说：“你家的人才啥都偷！”

丁跛子跳到椅子上，说：“你还嘴硬，叫我搜搜。”

“你凭啥搜人？”朱德用手捂住口袋，愤怒地抗议。

丁跛子跳下椅子，猛地扑了过来，另外一些少爷们也跟着一轰而上，直到把烤红薯揉烂在朱德的口袋里，还不罢休。

这回可把朱德气火了。他挣脱后，把布褂脱下来往课桌上一扔，迎上去跟他们扭打起来。那些比绿豆芽儿还娇嫩的少爷，哪是朱德的对手，不一会儿就被打得鸡飞狗跳，搅得满教室桌倒椅歪。

这时，丁秀才正好走进教室，看见丁跛子在哭爹喊妈，便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了朱德十戒尺，接着又罚他面壁站了一天。

从此以后，丁家规定，朱德每天只许上半天课，而学费却要照缴。朱家受不了这份窝囊气，没有读满一年，就让朱德转学到琳琅山腰的药铺里私塾去了。

在这儿读书的学生，大都是些穷孩子。朱德每天一早背上书包，穿过茂密的树林来上学。不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一天放学后，朱德正趴在桌子上练习写大字，一群同学象窝蜂似地拥进教室，围着他叽叽喳喳地说：

“走呀，到丁家花园去看花呀！有桂花、海棠、紫金、芍药……牡丹花开得最好，每朵有海碗大哪！”

“鱼池里还养着金鱼、鲈鱼、五色鱼，红的、绿的、金黄的……，好玩极啦！”

朱德犹豫了一下，说：“你们去吧，我想练练字呢。”

一个小胖子说：“那是‘太子院’，丁家人可恶极了，我们不敢，你带我们去吧。”

“是呀，你在丁家花园读过书，你有办法，带我们去吧。”大家都睁大眼睛望着朱德。

朱德拧着浓眉，眼珠转了转，问大家：“你们胆子大，还是胆子小？”小伙伴们互相瞅着，小胖子终于说了声：“胆子大！”其他人也跟着说：“只要你去，我们就敢！”

朱德笑了，说：“只要你们有胆子，我准保把你们带进去。”说着，招手让大家围过来，悄声说了个“调虎离山”的办法。

小伙伴们一听，高兴得跳了起来。于是，朱德把这十多个同学分成两队，带上大家朝丁家花园进发了。

五月的天气真好，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琳琅山上，到处开放着一簇簇的五里香白花。绿茸茸的草地，散发着清新的气息。鸟儿在茂林间愉快地鸣啾。一只小松鼠瞪着眼睛，翘着尾巴，紧紧抱住树干，不安地注视着这群踏着野草前进的小伙伴。

临近丁家花园，朱德让一队同学悄悄绕向花园后门，自己带上另一队同学，嘻嘻笑笑、大摇大摆地朝花园正门走去。

他们来到花园门口，见大门紧闭着，两边石坊上刻着一副对联：

天外云峰新壁垒

山巅武曲化干戈

大家念了半天，猜不透是个啥意思。小胖子干脆抓了把湿泥糊在对联上，学着先生的腔调，摇头晃脑地说：“此联实乃狗屁不通矣！”大家吃吃地笑了一阵。再看横梁上刻着的却是“安乐窝”三个字。

“哼，啥安乐窝，狗窝！”朱德说完，抡起双拳，哐啷哐啷地敲起门来。

丁阎王正和儿子在葡萄架下纳凉，不知出了什么事，急忙赶来开门。他一看是群穷孩子，说什么也不让进。朱德和同学们故意缠住他，七嘴八舌乱嚷嚷：

“花是大家的，你们看得，为啥我们看不得？”

“就是嘛！让我们看看嘛。”

正吵着，只听花园里传来一阵欢闹声。原来另一队同学已经趁机翻墙、打开后门进去了。丁阎王做梦也没想到这群孩子是分两路来的，急忙回头去撵。这时，朱德一摆手，门外的同学也一拥而进。大家奔到花坛前、池塘边，高兴得又蹦又跳，嘻嘻哈哈地戏闹着。

丁阎王被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一边手忙脚乱地轰赶孩子们，一边朝丁跛子喊：“愣着做啥？还不赶快去叫人？”

正当丁阎王象只被抽疯了的陀螺满院乱转的时候，丁跛子一瘸一拐地跑回来了，他手里牵着一条大黄狗，后面还跟着几个狗腿子。朱德一看情形不好，立刻招呼大家赶紧跑。

同学们象阵风似地从后门跑出来，一直跑进密林里。大家见丁阎王没有派人来追，才放心地躺在草地上喘口气。朱德嘴里咬着一根草棍儿，对小伙伴们说：

“丁跛子跟他爹一样坏。”

“是呢！”大家都说，“往后非得教训教训他不可。”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朱德看见丁阎王又下山去马鞍场赶墟。这次，他身边没有丁跛子。朱德想，准是把那个小坏蛋留在家了。于是，他叫上小伙伴们第二次进了丁家花园。

果然，丁跛子一个人正在堂屋里吃西瓜呢。朱德和同学们上去，七手八脚把他按在一个箩筐里，又用绳子把箩筐吊在房梁上。大家围在箩筐四周，拍着巴掌嚷：“嘿，快看哟，

跛太子升堂喽！跛太子升堂喽！”直到丁跛子认错求饶，大家才把他放下来。

朱德和小伙伴们总算出了一口气。

这一年，正逢大旱。从春到夏没有落过一场透雨。一天，朱德放学回家，看见快要临产的妈妈躺在仓房的光板床上，原有的那张铺席不见了，他想，准是拿去换吃食了。于是，他悄悄提了个竹篮，和弟弟一起去挖野菜。

外面，赤日炎炎，就象一团大火球挂在天上，朝大地喷射着熊熊烈焰。地面象炉壁一样烤人。偶尔刮来一阵风，也是热哄哄的，炙得人脸上难受。地里，玉米的叶子晒卷了；倭瓜叶也象一只只小伞，蔫蔫地撑在瓜秧上；只有几颗美人蕉在骄阳下显得格外艳丽，她那盛开的花朵就象一支支火炬在燃烧。

朱德和弟弟来到往年夏天游泳的堰塘。堰塘干涸得没有一点水，塘底象龟背一样裂开了缝缝。他们又一起到几里外的张家湾新河。新河里的水也比往年浅多了。他们在河边捋了些能吃的树叶，等小篮装满后，弟弟说：

“怪热的，咱们下河洗个澡吧。”

“不行呀！”也来河边捋树叶的几个穷孩子说，“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几个阔少爷，不叫咱穷孩子先下河，要是把水搅浑了，得遭他们打。”

朱德听了，拧着黑黑的眉毛说：“凭啥子游泳也受气？今天非要改改这个规矩！”他把胳膊一抡，说，“下河呀，看谁能把咱们怎么样！”

大家见朱德带头跳下水，胆子也壮了，一个个放下竹篮，噼哩啪啦扑下河。

不一会儿，几个穿绸褂的阔少爷来了。他们看见河边放着一堆野菜篮，知道是佃户家的穷孩子在游泳。一个留着长毛辫的胖少爷，怒气冲冲地朝河心喊道：

“谁叫你们先下河的？快上来给爷爷赔个礼儿！”

他喊过之后，见没人答理，抬脚把一只盛满野菜的竹篮踢到水里。

朱德气得不得了，攥着小拳头说：“咋唬啥子，有种，下来试试嘛！”

那胖少爷仗势欺人惯了，当真跳下水去抓朱德。朱德早有准备，深深吸了口气，一个猛子扎到这个家伙背后，揪住他的长毛辫就往水里拽。

胖少爷被水呛得吃不消，头一冒出水面，赶紧叫喊：“饶了！……饶了！……”

朱德拉一下长毛辫，问一声：“往后还敢欺人不？……还敢耍横不？……”

胖少爷被水呛得上气不接下气，连声说：“再……再不敢，你……你们随便游……。”

朱德这才放开他的辫子，和小伙伴儿们尽着乐游起来，河面上不时响起银铃般的笑声……

朱德和弟弟提着野菜篮回到家，看见了阎王的狗腿子“黄脸猴”，正冲父亲和叔伯们指手划脚乱嚷嚷，新话头，好像又是叫去抬滑杆，送丁阎王一家上山避暑。

性情暴躁的父亲大概刚从地里回来，又累又渴，把锄头往地上一扔，说：“庄稼旱得都快冒烟儿了，去不了！”

“啥？”“黄脸猴”把脖子一梗，瞪起眼说，“叫你们家的人去抬滑杆，是丁老爷看得起，不要狗肉不上高台！”

大伯忙陪着笑说：“全家人正没日没夜地车水，实在抽不出人手。”

“黄脸猴”正要发作，忽然一阵呐喊声传来。只见门外土路上烟尘滚滚，一群人象潮水般的涌过去。人群里，有扛着锄头、粪叉的男人，有背着婴儿的妇女，有拿着粮袋的老人，还有提着破篮子的半大孩子。这些人个个破衣烂衫、面黄肌瘦。他们一边奔走，一边大声呼喊：

“吃大户去哟！”

“要活命的走呵！”

“……”

在一片呐喊声中，丁家大院也响起了紧锣密鼓声。“黄脸猴”跺着脚，冲朱德一家喊道：

“没听见丁老爷敲锣吗？还不快去护院！”

朱德看到“黄脸猴”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心里好笑。他指着地上的野菜篮说：“没的饭吃，哪有劲头去帮丁老爷护院？”

叔伯们也一个个站着不动窝儿。

“好呀，我看你们都是存心想造反！”“黄脸猴”气呼呼地调转屁股，独自朝丁家大院跑去。

叔伯们望着他的背影，开心地笑着说：“等着瞧吧，这回要有丁阎王的好戏看喽！”

可是，“吃大户”的风潮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如狼似虎的官兵四处追捕、杀戮饥民，食不果腹的老人、孩子和妇女，一个个倒在血泊里，大路上时常传来悲惨的哭喊声。

自此以后，丁阎王对穷人的剥削更厉害了。眼看年尽岁末，朱德一家人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地租房金都没缴齐，

这个年关可怎么过呀！

一八九四年的春节，终于驾着漫天大雪降临了。

除夕之夜，朱德一家人冷冷清清地在一间土屋里围着火盆烤火。暗红色的火苗不停地跳动着，老老少少都瞅着火苗发愣，谁也不吭声。人们心里都在侥幸地想：天这么晚了，兴许丁阎王不会来要账了吧？

屋外，纷纷扬扬的大雪象筛面一样没完没了地下着。房前屋后的树杈、竹梢，不时被积雪压得发出“咔”、“咔”的断裂声。

突然，院子里响起了令人胆战心惊的狗吠声，不一会儿，门帘被撩开了，丁阎王的账房先生和狗腿子“黄脸猴”，带着一股寒气闯进来。

账房先生两手对插在袖筒里，腋下夹着一把算盘，皮笑肉不笑地对爷爷说：

“朱邦俊哪，我给你们拜早年来啦！把预备好的房钱拿出来吧。”

爷爷摊开两只颤抖的手，说：“那头肥猪昨天也给丁老板送去了……”

“欸，那跟房钱是两码事嘛。”账房先生说完，把脸侧向一边。

“别的……实在没有……。”

“没有也好。”账房先生不等爷爷说下去，脸色一变，“丁老爷今年手头吃紧，既然没钱缴租抵押，你的这股田和院子只好另外招人了。”

朱邦俊老汉还想说什么，“黄脸猴”用手止住，说：“赶快搬家吧，明天就来收房。你们可以到别处发财去嘛。”